

隋智者大師述

唐

章安大師句
湛然大師記

妙法蓮華經文句記

上冊

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敬印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五日校訂合刊初版

有 所 權 版

記句文經華蓮法妙
上卷

究 必 印 翻

登記證新聞局版台業字第零肆肆伍號

講述：隋 智 者 大 師
筆錄：唐 章 安 大 師
句記：湛 然 大 師
出版：中華佛教文獻編撰社

台北縣石碇鄉吊橋一號
郵政劃撥〇〇一九九九一二號
電話：六六三一八九六
流通：天台止觀實踐堂

台北市西寧北路九十二號三樓
電話：五五六四六四九
五五八一五九八

玉泉山法濟寺

台北縣石碇鄉吊橋一號
電話：六六三一八九八

承印：普文企業有限公司

台北市中華路一段76巷23號
電話：三三一六四三五
三三一二七一五

概 說

本書乃智者大師在陳後主禎明元年（五八七），於金陵光宅寺，將『法華經』二十八品的詞句別文，以特殊的釋經方法——「消文四意」而解釋，由灌頂大師記錄成書，稱為『妙法蓮華經文句』，略云『法華文句』。本書和『法華玄義』合即成為完整的『天台法華經疏』。

智者大師對於『法華經』二十八品的經文內容，大科分爲「本、迹」兩門，從「序品」至「安樂行品」的十四品爲迹門，「湧出品」至經末的十四品爲本門。對於這種『法華經』的分科，已將古來傳承『法華經』最難能理解的焦點爲之解決，更能將『法華經』之含義顯現於自心的相互觀照，得盡其極致，裨益研究『法華經』的學者方便不少！因古來對『法華經』的讀誦，都是以客觀，或文藝神話性而接受，但智者大師却以「觀心釋」，將內容融會於自內證心思的解脫法（止觀禪），且顯揚實踐薰修的本質，誠是古今未曾有的解釋法！例如：對「見寶塔品」之多寶塔的湧出大地，以古來的解釋，都認爲是外來的奇蹟現象而已，但智者大師却發現多寶塔的出現，即象徵自心之脫離無明煩惱的境界，與實相真理的多寶塔互照。又「三變土田」之第一變爲斷除三惑中的枝末煩惱——見思惑，第二變爲斷除微細的塵沙煩惱，第三變爲斷除根本無明煩惱等，都是以歸納自心爲旨趣。且至於整個經文的內容，也是配合觀心釋的主張，乃針對爲後來學者，對於『法華經』與人生之密切關係的改觀爲焦點！故在法華教學

史上，智者大師的功績，誠屬不能抹滅是史實。

智者大師獨創的經文解釋法——消文四意，即：第一因緣、第二約教、第三本迹、第四觀心。

第一因緣釋是：說法者的佛陀與聞法者之聽衆，兩方得機緣成熟，法會便能成立，即所謂因緣和合的法會，始能獲益！換句話說：佛陀深知聞法者的心理，以方便的巧說，俾使聽者歡喜；佛陀更爲宣揚聞法者的優點好處，俾其生長善根！佛陀更深知一切衆生的缺陷劣習，而善能引導其悔改，成就軌道；最後以悟入第一義諦的寶所，安住於佛法界藏爲目的。

第二約教釋：謹將經文，悉以闡明所攝偏圓大小的教相地位，爲擇取實踐修持之用。

第三本迹釋：依佛陀根本教法的本體迹用，盡善垂納於一本多迹，歸攝於多迹依本的一佛乘爲旨趣。以上三種釋，是依理論性的解釋。

第四觀心釋：將理論歸趣於自心的實相，即心具互照之實踐體驗，堪稱爲巧妙至極的解釋。

至於全經文，二十八品共計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八字，以兩種分科法，即首先以二十八品，分爲序、正、流通的三分說；次分爲兩門三分說。前者是以「序品」分爲序分，「方便品」至「分別功德品」的前半（共十六品半）爲正宗分，其後之十一品半爲流通分的三大段。後者是將一經兩分，前十四品爲迹門；後十四品爲本門。更且將本迹兩門中，再各分爲序、正、流通而加以解釋。

所謂「迹門」，即顯明垂迹化現的釋迦佛陀，從未說的本意：三乘即一乘，權即實的開權顯實、會三歸一、開會顯妙的諸法實相，歸攝於一佛乘的妙說中。

「本門」是佛陀自身的體用，且論及諸經尚未談及的真實意，即在菩提樹下成道的釋迦佛陀，和過去久遠的諸佛，同是爲救度一切衆生而示現迹用。故智者大師爲闡明佛陀的偉大，特以「發迹顯本」、「開近顯遠」、「本門開顯」而解釋，其旨趣乃冀以破除迷執爲殊勝！

智者大師解釋『法華經』的經文，對於最初的「序品」，首先以五種成就爲通序，再以「衆聚」「現瑞」「疑念」「發問」「答證」等五義爲別序。

第二「方便品」以下八品爲迹門的正宗分，明「開權顯實」之理，該分再分爲略開、廣開，以「方便品」初的「十如實相」文爲略開，其後爲廣開。廣開文即以三周說法，即「法說」「譬說」「因緣說」等三重，對於上根者即直說「三乘即一乘」、「權實不二」之理爲「法說周」。對中根即舉喻顯說該理爲「譬說周」。對下根即說宿世以來的因緣，俾其領會爲「因緣周」。更將「法說周」，分爲「正說」「領解」「述成」「授記」「衆喜」等五段，會歸於實踐觀心爲要旨。

「方便品」的後半，即屬迹門、廣開、法說的正說段，乃顯示釋迦佛陀和過去諸佛同道，皆是先以三乘施權，然後會歸於一乘，強調權實不二爲旨趣。

智者大師對於「方便品」的解釋，爲樹立天台教學的中心思想，即以三種方便、十種權實法，顯明權實！在「十如是」文中，敘述「十界」「佛界」「離合」「約位」等四義，強調迷悟、實相的不二之理，主張「二乘成佛」的重要義，誠是值得注意的極談！

第三「譬喻品」顯示佛陀的喻意，即將三乘導入一佛乘的妙喻。且於解釋中，曾舉出吉藏（五四

九（六二二）大師的論議，成爲有趣味性的妙論。

第四「信解品」，特爲中根的四衆，示明長者窮子之喻，以資自心互照，令速領會三乘即一佛乘，趣入寶所爲目的。

其次的「藥草喻品」，雖被認定爲信解，但還恐部份尚未及徹底，故佛陀再以舉藥草之喻，以顯明生長雖不同的三草二木（三乘、五乘），但却是同受同一雨地的潤育，以會歸一味平等的一佛乘。

對於「化城喻品」，即針對下根的法華覆講，先爲下種結緣；後而調熟。故所謂三乘教，旨在根機的調適方便化作而已，其目的還是以趣入佛果爲究竟寶所。

「法師品」第十至「安樂行品」第十四等五品，判爲迹門之正說法門，屬裨益未來世的流傳。在「安樂行品」中，強調實踐的行者們，必須謹嚴於語言、動作、思想的正理化，俾趨入止觀慈悲行，冀以事理相資，得安身立命的殊勝境界爲旨趣。

智者大師更將「湧出品」以下的十四品，判爲「本門」的開顯，其中「藥王品」以下五品，爲法華化益流通的殊勝！「藥王品」乃顯示燒身供養之苦行，爲激勵弘經者的實踐修持（苦行實乘）；「妙音」「觀音」兩品是法華三味的妙用自在，即強調奉持者所獲之三昧力用（三昧功乘）；「陀羅尼品」是以神咒密語爲護持而導引趣入於正道的流通（誓願流通）。最後「普賢勸發品」屬自行流通，即依普賢菩薩的護持，行者們的自心，得自然而然的成就妙行，及強調「四安樂行」的重要爲結語，則是「開迹顯本」的最妙說法！

上述本書的特色，不單是對文字的解釋，或分科的優點，還針對古來諸師的評破，如「科文對照」即引出道憑、法瑤等七師之說，對於「無量壽」、「十如實相」等，即引出光宅等九師之說，以資現代研究『法華經』的學者們，易於知道南北朝時代之法華學者諸先賢的思想，故『法華文句』則成爲貴重的文獻資料。

至於『文句記』乃唐代湛然（七一—七八二）大師，將『文句』的略科，更分爲詳細而親切的解說，且將『文句』尚未盡意而不明者，即爲之精究，俾得徹底的顯揚祖意，爲樹立天台教學而用心良苦！更爲強化自家教學的顯正，針對他家的破斥亦頗多！例如：今圓、昔圓的同異，十種權實與十妙的同異，十如是義與天台教學，『法華經』十種奇異，觀心的十德與十乘觀法，法華、涅槃的同異，一念的十戒，圓之三學，安樂行與止觀，華嚴、法華的十異，『法華論』的十無上義，界內界外二種的三界等。至於破斥方面，即針對華嚴兼帶論，三論家之無量義，說法入定瑞的有無，身乘的四句，「方便品」題，三種法輪判，二乘授記的六意，什譯『法華』「提婆品」的有無等。更對於法相，即「序品」欲說大法的五句釋，事理隔融，「方便品」體，揚大乘的四意趣，增壽變易，定性二乘的成否？安樂行與常不輕的十別等，誠是資助研究者深入法海的方便不少！

湛然大師的一生，乃罄盡精力以顯揚台宗爲職責，故被尊爲中興台宗的第六代祖師。（傳記：參照大正四九—一八八C）。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廿四日天台後裔慧岳敬寫於玉泉山法濟寺澹雲精舍

目錄

概 說	一
附：法華經之開會思想與權實論	一
附：法華至上思想之展開	三〇
附：法華思想史研究	五五
合刻『法華文句記』序	一
題『法華文句記』	三
會刻『法華文句記』序	四
『法華文句記』序	六
合刻『法華經文句記』序	七
合刻『法華文句記』序	八
會刻『法華文句記』序	九
附：『妙法蓮華經文句記』凡例	一一
妙法蓮華經文句記（卷第一）	一三
妙法蓮華經文句記（卷第二）	七二

合刻『法華文句記』序

毘盧遮那，證窮法界，踞菩提場，說普照法界修多羅，示佛境界，佛知見地，唯佛與佛，乃能知之。故劣根在座，如盲如聾。以是獨被上根，攝機未盡，因垂小化身，入娑婆界，現老比丘，八相成道，與民同患，五性周旋，三根普被！故曰：「吾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所謂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故。然佛知見者，以徹盡法界草芥微塵，無非成佛真體，了無剩法，是爲諸法實相，普令衆生，知此見此，同入平等法性，方稱如此出世本懷。

嗟乎！衆生垢重，信之者希，況入之乎？是以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猶費敲擊四十餘年，至法華會上，方信佛心，始有歸家之分，故一一授記，豈細事哉？及化身既隱，此法獨存，千年之下，大教東來，此經流布二百餘年，無能識者？唯南岳思大禪師，入此三昧，嗣有天台智者大師，持此大經，一日親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往證南岳，岳曰：「此法華三昧也！非子莫證，非我莫識。」自是大師以三觀釋經，於是九句談妙，故有『玄義』、『文句』口授，門人章安記之。

唐有荆溪『釋籤』，以發其趣意指，百界千如，備彰諸法實相之旨，頓顯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之說。觀者了義自信，其於佛之知見，躍然而入，得此開示，無餘蘊矣！即以觀心而見佛心，豈假外耶？

噫！良工心苦，誰能知之？向經記各刻，學者智劣，難於會通！前有會「玄籤而略句記」，義有未

盡。頃紹覺法師通會一律，草成未行，適智河行公，深悲末法理觀之不明，恐負先哲之苦心，茲以覺公原稿，合刻於經，使後之覽者，理觀分明；由觀以達諸法實相，悟佛知見！其於入佛境界，是乘萬派順流而入於海，固無難矣！

但大師舊判，經後八品爲流通分，予少從講習，即有疑焉？及住山多年，偶爲學人演說，至現「寶塔品」，恍悟是佛境界，即以此爲示佛知見，因以開示悟入，各從品目，則以後六品爲入佛知見，此似與流通相佐。諦觀所流通者，佛知見也！惟佛知見，非觀不入，不入將何法以流通乎？意蓋大師引而未發者也！然則言似佐，而義實符。學者苟不以人廢言，了此，則不是今非古以啓謗法之罪也，可不敬哉！

居士顏廣贖，發心力荷而刻之，是與智公與先會合者，皆智者之功臣，如來之遣使，豈同靈山一會之人耶？其法施功德，當與實相等矣！

萬曆丙辰（一六一六）臘月佛成道日 憨山老人 德清書於寂照菴中

題『法華文句記』

余於佛法，不甚深解，經史之餘，間閱『楞嚴』『圓覺』及『天台止觀』等書，則又歎此中，旨固深奧，何世人第以事相求之耶！

戊申秋，渡錢塘，歷禹穴，窮天台、雁宕之勝，見諸刹寂寥，老嫗爲守，詢其故，則稅事日苛，括山寺之田以應，僧遂散而之四方矣！嗟乎！稅之害，即深山亦不免，此則廟堂之上，有未及知者。

方余覽智者塔，客有謂：「隋唐以來，千有餘載，燈火猶存，視世間廢興何如？」余曰：「不然，智者且以無爲宗，空諸所有，其視舍利，不啻髮毛爪齒，直等之飛塵，又何有於塔哉？」

久欲紀此勝遊而未果，適余子大猷，進『法華文句記』，蓋智河上人精心研訂，同諸檀所刻者也。即止觀之旨，佛法至此，洞解無疑矣！或有嫌分析太甚，析則散，散則煩；法相之煩，不異事相。然珠聯繩貫中，自有不煩者在。此余之讀是書，而深有契者耳！遂授大猷爲之引。

介石居士 朱國祚 敬署

會刻『法華文句記』序

是『經』、『文句』、『記』三，何以合也？爲佛知見，作方便也。曰：離『記』，無『文句』，離『文句』，無『經』，何敢『經』不能離矣？曰：「離『記』而『文句』宗趣，更有過者，離『文句』而『經』宗趣，更有過是者，亦未之見也。」

夫轉法華之與法華轉也，宗風峻矣！唯國清一派，紹自文、思，無生觀慧，冥契拈花，重重披剝，正所謂唯有一門，而又狹隘者也。寧唯是思量分別，用世語言，入佛知見云爾哉！佛之知見，離合皆非，佛知見者，合而自離，非我合也。嗚呼！是『經』、『文句』、『記』之所由不能不合也。

己亥春，晤紹覺師於節孝蓮社，首舉此願爲請，羅拙菴歡喜讚歎，師許之。甲辰，貽稿示余，余將先刻「普門」一品，包賓如謂當且從藏。迄壬子秋，在智河師座，取原本商榷，大約悉宗一如科註，擘肌析理，第循科註而易本科。又或科分而語脈不得分者，分則義反破碎而不屬，皆所未安！何若以章安還章安，以荆溪還荆溪！

師與高足岸度，三年撰次，爲（一）（記疏）者若干、標科若干、正謬若干，大指具載凡例，是皆以觀慧妙印山宗；非綴拾故紙，強生分別。故不增減一字，而義天加耀。斯稱紹覺功臣，抑亦靈山一會，振其雷音也歟！聞之先生，稱我杭如公三藏，於胸中如車輪轉，見師本，歎謂莫及！士衡見太冲「三都」而攔筆，遂爲之句讀，當來未學，入佛知見，無煩問津矣！

夫佛知非知也，佛見非見也，衆生知見、佛知見，只立不立所非所之間耳。自非中道第一義諦，無由自照，乃聰明利根，苦煩樂簡，執謂一切葛藤。豈知四教之義不張，定慧之指不出，昏散之習甚微，無生之體不現！故佛之知見，或開而非示；或示而不悟；或悟而不入；無始無明，何由破除？即淨土甚徑，當未能一心也。

嗚呼！是『經』、『文句』、『記』之所由，不能不會粹也。薪盡而火傳矣！可不策歟？

萬曆乙卯（一六一五）季春望後一日弟子 王蘭芳 敬序

『法華文句記』序

天台立教，唯尚『法華』。夫『法華』稱妙，本一開三，迹三顯一。始之一光東照，智境全彰，終之四法成就，行門悉備，權實一致，本迹同源。悟則世諦成妙諦；迷則妙諦成俗諦，六趣迷淪，蓋迷此也！諸佛證修，蓋證此也。然妙名不可思議，故稱絕待。匪言辭可示，分別可解。余嘗質之大方尊宿，俱稱此法難解，雖智如鶩子，測佛知見，盡思度量，莫知少分，況凡輩乎？

今有智河禪師，深究此典，居恆習誦，嘗言：「隋之智者大師，誦『法華經』，至「是真精進，是真法供養如來」，默然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大師出定，質之南岳思師，思曰：「汝已證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矣！」於是大師有『玄義』廿卷解題，『文句』廿卷解經俱，門人章安句受，唐荆溪『籤釋』記述之。然而各自爲帙，置之藏中。

明百松尊宿，憫學者披讀之難，合刻『玄籤』行於世，蓮居紹覺法師，繼會『句記』，稿成未梓，化去。智河因與余子姪輩，計請其稿付剞生，余欲獨力捐資刻之，適稿李季常王公在坐，謂余曰：「是法乃大法，故應普結勝緣，勿獨擅其美。」余首肯焉。縱欲捨者，聽其自來，不敢如常不輕菩薩下強毒耳！

於是智河同上足岸度等，逕請南北藏本參考畢，請證古杭戒山法師，師亦歡喜讚歎，復句讀之。此可見妙法因緣湊合，俱出不可思議！闡詳宗趣，備在戒山、智河二師序中。余聊述一語，以明台宗不朽之助云。

合刻『法華經文句記』序

靈慧師（智者）之悟『法華』於光州，而出『文句』、『玄義』也。先蓋柏盡繼粟，月沒燎松，如此其難云。迨總持口受，而圓通『釋籤』、『句記』闡之。非菜食水齋，冰床雪被，衣大布而蕭然躡種苴拾橡之迹者，未易羽翼振起也。

熙往見紹覺，蟻衲役老鑪，蝸舍中燐照行懺，杜多第一矣！乃於其間，會『文句記』，述合二祖之分身。智河苦行，一函收焉！豈天人有功，負兩龜全身而去耶？如公句讀，雖舒海一漚，予獨甘此一漚，與智河之墨瀋。何者？合未必比函蓋，而文之讀與句，合藏之南與北，合南北之句讀，復無不合，辯誤正譌，利他多矣！況持以合『句記』，提蓋就函，渾淪涉入，如無縫隙者乎！

世傳因利他而失鐵輪，蓋靈慧之權記也。生兜率，又生安養；互現身，又復隱身。本迹曠大，微妙難測，端於利他。曾謂：「圓人演圓教，而已之外，更有他乎？」圓通有言：「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在凡爲三因，在聖爲三德。藝炷則前後相同，涉海則淺深異流。自利利他，無越於此。」

夫自利利他，由難悟能悟，由難行能行，彼利合帙之便閱，泰然安享其成。詭云利他，自悟無日矣！將藝火輪，鐵輪何有？欲取瓊輪乎哉？

六夢居士 虞淳熙 敬序